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七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達生第十九

身外之物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

人力所不及

利處難求

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身之養力以是原積

行能先而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附行要全自體受天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生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養生術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心一氣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形一神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樂矣。事奚足棄而生奚

不然而棄

不遺而遺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養生生之來去不可欲止。言氣機之往來有

一定之命。所謂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者。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稊
湛寂如死而甦是更生也更生則所存者惟
幾惟神而應跡不捷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
無累矣心不迷事卽無累形精不虧四句足
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
去敵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日
精漸躋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蓰非推
不失其天年且又加於定稟此命在我不在
天之意是謂
反以相天也

義海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爲也
夫子阨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柰何也懂不
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
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
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
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
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也然

有不可不爲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有爲耳。故欲免爲形累。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致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爲人。遇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履虛

首出庶物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君于

知果敢是色而已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送

道出 例何在

生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

生

死 人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信

無外

朕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不務

不務

和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發 養 生 色

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快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神故莫之能
傷也。人害也復讐者。不折鎖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

通義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答以自決。亦以
開道也。皆行於水也。造乎不測。無始也。止正

無所化無終也不紙其大不自滿也不忽於
人不棄事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
物不滯其太虛之

體也餘義皆明

續論

列子得風仙之道故其間若此以純氣

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
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
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
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
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
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
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
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
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
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
論醜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
鎮于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况

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
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
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
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
耳讀者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螭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
謂乎。

此卽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也。承端持竿粘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橋技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善水清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重者難習不能熟尤見志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

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善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由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奔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蕪。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
汝有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楯之上。

僕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通鑑。鞭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彘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之謂達生。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痾僕承蜩用志不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簞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孺齋口義。同。振拔之拔。拔簞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簞皆服役者所執。

莊子

通鑑

通鑑卷七

七

夏

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板當是較傳寫小差監韻拔音拂與妻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籀畫輻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葦才官切復當作葦力九切謂殯於葦塗妻葦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敢塗龍輅以棹又云設葦妻葦同柳敢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殯之生魂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殯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謾呼該詒

吐代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

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鬻。戶

內之。頰壤。雷。霆。虜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

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較。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

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疑疑妖而病聞。霸而愈。固常人之情。或謂

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

伯有爲鬼禍。盈福謙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

公之霸。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霸以

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

桓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教

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與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

赫覽虛白內融一虛不獨萬境真極則鬼何
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
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楚
大故鬼小史記滿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
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卽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
美質者初焉自大無所角而誇旣知養矣時

莊子 道義卷七 九 夏

或逐於聞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畏外感
養既久矣則外感不離而中存坦寂已忘其
機物忘其類不動

如偶動則物從也

虛 虛僑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
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
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
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
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感者之效也人而學
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
鬼神猶爲之欽服况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
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
文作雞可闢已

手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
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有道。何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音齊俱入，與汨音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前操舟大旨畧同。雖言入水不溺，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道而不與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
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
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
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
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
此章卽同無忤者處物而不傷之
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與

之所成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通義 此言因材而為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斂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鑿者筍簾之端刻為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忘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讀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鑿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

令天之妙不可以言盡。惟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爲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通義 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况馳騖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其傷物類如此。

詩云執轡如組。兩駟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駟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鑿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此言忘之爲德以見無爲之境像旋而
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爲方圓但以手轉不須
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
不必疑其無式而復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
靈臺一而不枉故字應在句盡猶言職此之
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
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時習而悅四體不言
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
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論蓋字尤有理庸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
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爲盡善經意不過謂達
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
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倘符於世而未嘗不
適是爲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通則
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寔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
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
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歛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鵠音晏以鐘鼓也。彼又
惡能無驚乎哉。

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
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
者，不遇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
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域乎。明汗者
自潔以明他污也。鷲者，許所聞之異，遂至惑
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知
教當因材，不可棄等也。歛啓者，隨件開諭，漸
次引掖也。養鳥之論，義見前篇末，繳中復設

載龐參鶴二論亦是文
藝中引氣克神之一技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
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運庭矣
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
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
爲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
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惜何
長可宰耶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
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
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
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
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
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
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柰何者達之
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史難也請觀醉者之墜車僦者之於錢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說喻貪爵者不知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惕乎程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通義此篇首言達生可以相天。後至人潛行不窒。至篇末皆紀事實以證生之不可不達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問斷時聞難而遂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隨曰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以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爲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感。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六抵物以資用。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川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伐。馬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可以心思必也。

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

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選焉故其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至矣是以必至於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後命之所不能物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釋字舊無他音今擬從去聲

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邕焉。名爲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與人相違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南未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徃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
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
之國。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憚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
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粗。
皆指吾國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

反觀老子語南榮越以備來者象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爲己之道若堯不以己役物亦不爲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後取喻以無心爲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之賈禍信能朝形則外皮自去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裁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思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堇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

注子

浩氣齋

通義卷七

十九

夏

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舟則可往矣
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
畏墮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
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
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諂熱者一旦棄
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
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
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
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
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遊大莫則
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
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
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
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而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禮記 為壇於郭門之外，來者弗禁，多寡弗議也。往者弗止，無亦弗惟也。蓋謂喻意於民而聽民之自願，是以今不煩而事易集也。一之間無敢設也者，誠心為國專一而不用智巧。况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則一而不設，又豈持此小成哉。

禮記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也。今乃

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准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旣影旣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而若忘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來若蚤蚤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賦歛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者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杆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

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

鳥也。紛紛音紛。秩秩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行而

不名

明

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

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

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凡序仲尼深造者必極其精純則知凡

言其未至者皆其早歲求道發憤之時也觀

論語從心一章可見孔子曰善哉以下非

孔子實事蓋設言以見意所謂重言也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

勻分讚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

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

從處爲向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處與上文

義暢言道德流行無在不在但無自願其
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貴故能
入獸不亂群人爲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
之言而洗心燕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爲
規戒

孔子問子桑雝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

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趙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其。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綠，情莫若率。綠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則不味文以待形。不味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回林木遺回釋也。赤子怖寡不知火。之可怖也。故曰寡利舍夫屬一段。誠足以開。外逐之。誠無揖於前不修世俗之禮也。真令。及其令老謀衣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孔子之。因皆存待於物之故。

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其絕。又為世遺泛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手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

賢節反

係屨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眴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味不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此淺夫托爲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爲南華况原憲子貢之言已盡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爲徵尤見紕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聚莊子而褒魏王者乎正原帶中結也

係屨屨敵而以繩約之也
意貧者士之常態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克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柶梓柶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
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衆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頰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
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槁木 槁木槁枝非樂器也。有具無數有聲無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蓋曰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槁木槁枝 皆無情之物。歌焱氏風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矯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單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
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
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
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侈，死
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
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欲者，亦非我也。
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巨之
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
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
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鵲鷓畏人，襲人間
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
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
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枉非所懷也。
人而不能有天，曾鷓鷓之不若也。運物若虛。

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
為優，枉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大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履步。執彈而留之。鳥取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反走人逐而詐

雖遂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蘭從而問之。

夫子何爲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

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其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通義感周之顙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則逐外矣。噫捐彈而走。即自覺也。三月不庭。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爲心害也。心害而身殞矣。遂而許之。故曰以吾爲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美則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則常抱歎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

於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義論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况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况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滓。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之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

木之論

稽氏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杜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爲不能爲。

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諱而
亦熟矣夫木以雕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
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介所遇不可例以
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
一路猶涉清說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
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
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
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
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歛而毫毛不
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
蔡之厄不若鶴鴝之知磴瑯璅鶻不知拔
彈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
累也林回靡壁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而
賞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
衣大布而過魏王繫倚枝而歌姦氏明靈
貧而非憊知天揆之易安則人益之來慶
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
起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

真人不憚諄復期學
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子方名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鈞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魏數稱者。因文侯之造詣與之相近也。稱道數當論大道而得情也。爲人真者。言行率真無一毫造作也。葆真善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僞也。上真見於外。下真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忘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義**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莊子

信然齋

道義卷七

五九

改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
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
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澤而內不虧
其自然之得虛綠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
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恆度以容物正容以悟
人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
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
之非難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
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
解口銷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
知絕學爲全真悟魏爲身累則知忘位之可
久使人意消之良驗也

又况於觀矣規誦者乎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乎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
諫似子道似父自賢而好爲人師也魯國一
儒與此互發語而條貫默而道存孔子也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
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脩實而文
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
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
常與請見文中子三見而不言茶茶若不
足與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
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
席乎目繫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數廣反若

乎後矣。夫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

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作

之於道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

形

意

極

此處極

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

無窮

委和

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熏然其成

計

法

新

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

見

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

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

亦

焉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

知

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

道行也由緩入急爲學而做於形跡見於事
功所以眩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容
你鑽瞻忽末由之意回之做於形跡心死於
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
事相符而不息者以日爲準以起萬物之於
虛靈亦莫不然太虛之靈熏烝和煦充滿宇
宙生生造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
者知此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
丘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濟而不敢將
逸也人苟相親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哀
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
汝乃以爲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
壁之屋肆市也驚馬者於此而聚既驚則散
而無馬矣此虛室也乃復求馬不亦謬哉服
醒而衣之也吾之語汝者語過而忘其所語
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虛
靈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栖宿而生慮此雖

忘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

此所謂物有待而生死日夜無隙者

所謂孔子奔逸絕塵而回蹉若乎後即揚子

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隙

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

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

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

生有目當是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

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

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

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

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

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汝求之

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庸齋說爲近

又疑當時闌闌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

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

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
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
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
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天子
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
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熏然夫化機之
不可停群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
大者常存非化所從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
前所云者特涉世之迹耳
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子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

剛行亦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算次賦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多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身之所介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

莊於哉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張執大樂樂皮豕才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觀天地而猶偃妻至言以修心德樂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堯跖曰不然。夫木之於洵也。瓦爲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若天^也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柯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汰塗也。

李孔之授受莫此爲精。吾師乎。吾事乎。
諺曰。其將何。其者。精人。性之原。天地之根。抵
也。將者。目無而有。將然。未然之謂。蓋以性之
體不可言。其幾畧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
物之生。無窮其數。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爲萬
物之。道是者。心無恒於無朕。無方也。願聞

趨向之方得其所以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隸之事皆不足以累心矣已爲道者解乎此言神明之舍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偃至言以修心指前不能知不能言爲至言伏於中以默自修不忘於修也老子猶然孰能忘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醯醢醢醢中之蟻蠓也包覆於甕中自安於小不見其大也

道莫大於自然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

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而有餘
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
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
空何易水易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
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
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
性自然也輪至人之德無假修爲而物自歸
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
斯其所以爲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
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克
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且人處生
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
厚葬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
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
然無致方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
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
無氣雜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

善言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
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必會
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
風火既散已後難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
悟所謂說破即不
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
跌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

曰。况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
之五耳。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六丈夫。儒
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享有齊國。此言見哀
公與陳桓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
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

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
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曾中之奇。遂上諍皇
工中。談孔老。下至楊墨。徒陷悉評議。而無遺
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

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謾孔子待較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儻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柳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惟思盡職惟恐鰥曠何爵可計何祿可籌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之謂無求在平時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

吐但然不反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目擊 抵筆和墨。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返舍也。即抵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時所作也。

義海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不矜而繁籛。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

其鈞有鈞者也。常鈞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而占反。乘駁馬

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斗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斗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

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

不務

被

音度

斛不敢入於四竟。

不齊

列士壤

植散群。

不齊

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變斛不敢入於四竟。

不齊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門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無事

泛然而辭。朝令而

樂論

夜遁。終身無聞。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無事

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湏也。

何以爲子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湏也。

通義

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幾械。仲尼苟

斯湏。雖鄙夫猶羞爲之。何以爲文王。仲尼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憐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汶水竹田曰篁恒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可據餘義俗

見諸雜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生子

外然齋

通義卷七

三九

汝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捩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同事見列子此亦迷之者御寇自表若
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釋此章明精藝而神耗。窮以道而通藝
者不保當發矣。亦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
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怵汗而不能立。况欲射
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
以是為極至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
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著書而自疑。

若是何耶。蓋杯已所以專師。所以專道也。
擊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
註燕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
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木於肘上也。
其論

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喪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

余之吾耳

叔

議論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莊子

齊魯

通鑑卷七

四十一

文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已愈有句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已之得夫一無可以入心者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中心閑豫故身間栩栩然息深而
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失
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
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
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
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
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
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
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
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鑑
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傳義

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黜却

明夷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

三日凡亡欲王不禮乎凡君也楚不

禮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存存

義海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

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

存者已亡以國爲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雖

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

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

國位而况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褚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

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

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爲累可

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

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

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誥之圖

旗子款起逸絕塵躡乎在後則大化密務
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躡遊乎物初而
孔子謙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
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
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
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
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
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
莊子稱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
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
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滅丈人
政成而夜遺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
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
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
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
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斤八極死
生無憂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爲極則不
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
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

音紛

之丘。而適遭

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
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思无慮。始知道。无虞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社稷。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汝自其一有條理也

直超 頃語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等意。末歸狂屈而不舉無爲謂終於無言也。無爲謂不知答守虛而不逐問。乃所以爲答也。狂屈忘所欲言方逐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無知者之外求也。黃帝之答落言詮矣。雖其知無安得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源隱奔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
也。无爲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
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闕則疑心已
空。狂屈人以爲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志明其
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官則求諸內。黃帝居中
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
之要在乎。無思無慮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
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
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
教。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爲德。仁
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後。後則爲物。
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
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
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
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
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
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定

天之神

物之主

謂同

大矣

小無不

待

集

日新

特

立

通義此旨已散見於前辭無隱奧扁然者去
去不已之意係以固存蓋曰生死相代徃過
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

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

義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爲无言

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

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無爲作本於不作

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

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

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振也扁

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

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

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

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

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

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

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啓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
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
上文於
美爲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汝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會知與德將爲

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何所如新生之懷而死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

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天機真其實知非妄不以

故自持每可見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

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雖寐非昏，然不覺見也。心冥意辨，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者，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斂，覺性也。一度氣止不紊也。神自己神明也。如此德滿身道為廣居矣。若造於此，則矐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積維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庸齊謂此二人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囊中紅心。彼忘聽此志，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通表 忘形骸泯知識者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爲師友相礪者如此。既知爲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義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日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

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羶解鎖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齊戒。澹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搯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

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
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
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悉。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天下扶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音醜。陰於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湏

上
法然齋
卷之六
八
汝

史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厥有理

是反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在伸過之

動化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與。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殞。反墮其天袞。紛乎宛

反

乎。鬼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此之謂大得。

全

通義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蔽有理一句
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
殺天裘猶曰天刑蓋以人之甘於桎梏如弓
矢之在殺裘亦天限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
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
必復其無知無爲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
道此章不若
新沐章精粹

義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
之有生於無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
三之義來往無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
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

在

浩然齋

通義卷七

聖九

汶

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
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
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措繫知慮而後告之必
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
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雕琢象形而非巧也
物往資焉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所
以爲道敷中國有久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
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入人之形而無人之
情將反於宗游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
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湏臾奚足以分堯
桀之是非觀夫果蠃雖微種類滋榮各有餘
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
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
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闕此
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此之
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
離乎自然之致秦也若以理燭破則毀秦自
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若然。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

人劉得一本作不匱義長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官。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側句吾志。无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彷徨乎馮閱太。大知入焉而不知
其所窮。物物者生。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
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

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憲義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雖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而游乎太虛視萬爲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爲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逍遙天壤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物則有際訣觀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甃之類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義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甃稊稗指其至下者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
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
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
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
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
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
調間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
知其所以至謂神遊入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
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物
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
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
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
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
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
散則安知使然之極
不歸於自然者乎

芻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暝。芻荷其日中

維朝

麥

奢

戶而入曰。老龍死

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

剝

然放杖而笑曰。

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柎弔。聞之曰。夫

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

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
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
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
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
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
不游乎大虛。

論語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妄也。
天非呼老龍，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
也。夫子君子之稱，唐虞之世尚無之。况又古
乎？於是者，猶言是即也。因此而知上古之論。

同也泰清無窮無爲
無始皆擬名寓言也

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
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嘆
弁凋予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
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真真非知道
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也泰清問無窮
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爲無爲知道之數而已
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
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者次之知之終不
近也於是泰清叩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
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無始乃悟道之
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
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
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
因問而窮道無應而強應是無主於內又安
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

之不遠義當是印詩瞻仰
昊天與仰同傳寫之悞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
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論語及爲無有矣。此有字指上文予
能有無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所能也。

光曜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無有則損。而至於無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
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
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
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
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
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
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
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
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
老精於藝與庖下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捶鉤捶鉤之於物無事不用世間之用能無
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之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互顯。故物孰不資焉。無之爲物。皆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志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昔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

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至此皆涉有心二刀兩段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通義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鉄成

金之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海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問

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
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大地之先豈能逆知
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
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
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
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
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
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
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
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
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
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
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
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
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
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煽非後
煽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
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
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爲無物由其有物故
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物總總日接乎
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
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
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渟朴爲澆漓太古無
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
治其惟善求己之先天者
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

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狝帝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

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化而存神。圓圖宮室以漸而隘。聖人處物以
下言游於無將迎之方。遇猶悟也。適然有見
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能其材之所能。藝
也不忘其所能。則蔽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
不能矣。是不能所不能也。大抵有所不知。有
所不能。固人之常也。求多知多能。以爲無知
無能者。有限光陰。有限心力。有限心思。而求
欲免此是役役終身。徒散精神。而卒歸於無
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
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
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
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士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園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整傷况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惟其棄園圃宮室群居之樂而爲山林阜壤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鬪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爲哀樂之族舍也外物籍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爲嚴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

後役以至於弊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無言無爲但無心於言爲之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者氏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此游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道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難形去智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殘衰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况愈下故道在瓦甃用假不用故工乎撻鉞以今日而知天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
之化震動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
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
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
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
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族
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櫓
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
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
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
去爲終知此
篇之旨云

莊子卷第七 終